

中国民间抗日团体刀锋逐日之铁血军文

血魂团，吓魂团，日本鬼子和汉奸闻风丧胆。

# 血魂团

XUEHUNTUAN

刀锋篇



冷海 ◎ 著

我们是军人，如果我们没有选择，就让我们选择战斗。  
军人的职责与荣誉就是为了自己的祖国而战斗，哪怕 is 死！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民间抗日团体刀锋逐日之铁血军文  
血魂团，吓魂团，日本鬼子和汉奸闻风丧胆。

# 血魂团

★★★ XUEHUNTUAN ★★★

## 刀锋篇

冷海◎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魂团·刀锋篇 / 冷海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399-3394-8

I . 血… II . 冷…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7579 号

**书 名** 血魂团·刀锋篇

**著 者** 冷 海

**责任编辑** 刘 霈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50 千

**印 张** 21.7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394-8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第一章 追魂刀 .....	1
第二章 血性男儿 .....	19
第三章 血魂团 .....	45
第四章 潜伏狙击 .....	68
第五章 家仇国恨 .....	103
第六章 热血飞扬 .....	131
第七章 刀锋闪亮 .....	161
第八章 烽火连三月 .....	184
第九章 血染大地 .....	228
第十章 一寸河山一寸血 .....	298

## 第一章

# 追 魂 刀

1938年，中国厦门，风雨飘摇。

“日本鬼子强占了东北三省，强占了北平，强占了上海，强占了南京……他们霸占我们的土地，烧毁我们的房屋，杀害我们的兄弟，奸污我们的姐妹……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如今，日本鬼子的军舰已经停泊在厦门的海面上，虎视眈眈……虽然我们不是军人，但是我们是中国人，而且是中国男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之不存，何以家为？”在高台上慷慨激昂、振臂疾呼的老人名叫唐天，他是厦门万家百货行的老板，为人慷慨正直，铮铮铁骨，一腔热血。

唐天还是一个会武功的武林英雄，家传追魂刀法，刀法凌厉，神鬼莫测，所向无敌。他一生只收了两个徒弟，大徒弟林能稳，二徒弟曾国波。唐天有一个儿子唐汉，前几年在日本留学，归来之后一直在帮忙打理万家百货行，还有一个女儿唐小若，年方二八，生得端庄秀气，美丽如花。

日本人的军舰停泊在厦门外海，虎视眈眈的时候，唐天捐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联合厦门商界名流，组建了一支“壮丁义勇队”。他的大徒弟林能稳任队长，二徒弟曾国波任副队长，总共是三百血性中国好男儿。

“保卫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卫厦门，与厦门共存亡，誓死不做亡国奴，打倒日本鬼子……”三百血性男儿站得整整齐齐，他们背上背着雪亮

的大刀和钢枪，怒目圆睁，振臂高呼，排山倒海，惊天动地。

唐天的身边站着三个人，一个是厦门警备司令韩文芳，另一个是厦门总商会主席洪晓春，还有一个穿着军装，戴副眼镜，白净斯文的中年人，他是国军233旅参谋长楚怀民。楚怀民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几步，他缓缓地伸出手，平静地扬了扬，台下立刻安静了下来。

楚怀民一介文弱书生，但是他的腰挺直如一杆不屈的标枪，说的话铿锵有力：“我代表国军全体将士，欢迎你们，让我们并肩作战，把日本鬼子消灭在厦门的海滩上，绝不让日本鬼子踏上厦门的街头一步……”

“把日本鬼子消灭在厦门的海滩上！绝不让日本鬼子踏上厦门的街头一步……”铿锵如铁的呼啸声此起彼伏。

厦门总商会主席洪晓春眼含热泪，心潮澎湃，他几步走上前来，激动地说：“你们都是厦门的好儿郎，我代表全体厦门人民感谢你们！为你们出征壮行，倒酒……”

一坛坛烈酒被打开，一盏盏酒碗被倒满。

“保卫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家园，保卫厦门！”三百壮丁义勇队端起酒，一饮而尽。三百盏酒碗一起摔碎在地上，三百腔热血在澎湃……

“保卫厦门，出发！”唐天挥动刚劲有力的大手，吼道。

楚怀民迈开坚定的脚步，昂首在前，身后三百壮丁义勇队紧跟着。

“唐汉。”唐天走下高台，对着壮丁义勇队里一个年轻人喊了声。唐汉二十八岁，剑眉虎目，高大魁梧，堂堂仪表，凛凛一躯，文武双全。他的背上背着一把大刀，腰上别着一把匣子炮，打着绑腿，英气逼人。

“爹。”唐汉从队伍中小跑出来，如一个标准的军人一般，站在父亲的面前。

唐天威严地看了儿子一眼，唐汉立刻挺直身体。

“我唐家的追魂刀法，始于明朝，专门就是为了对付日本倭寇，日本鬼子欠下我中华儿女多少血海深仇没有报，如今又欺负上门来了，用我唐家的刀，狠狠地砍日本鬼子，砍不了日本鬼子，你就不要回来见我。”唐天瞪着唐汉吼道。

“爹，你儿子是一个中国男人，绝对不会丢唐家的脸，更不会丢中国人的脸。”唐汉的眼神如钢铁一般坚硬。

“走。不许回头。”唐天满意地点了点头。

唐汉昂首挺胸，大步归队……

1938年5月10日凌晨，厦门东北海岸。445团3营9连驻守在此。

夜深人静，海风冰冷。

“连长，小日本怎么还没有来？是不是鬼子害怕了，不敢来？”哨兵小顺和连长丁天成埋伏在沙滩上，警惕地注视着深黑的海面。

“小日本狼子野心，厦门是一块肥肉，他不会不来。”丁天成仔细地用望远镜观察，忽然，他的心轻轻一跳，望远镜里，日本人的快艇在海面上随着波浪起伏。

“小日本来了，今天，要让他们尝尝我们中国军人的厉害，尝尝我们9连的厉害，听我的命令，准备战斗。”丁天成一声虎吼，下达了命令。

他的身后，是9连的一百五十多个兄弟。一百五十双锐利的眼睛，一百五十颗复仇的雄心，一百五十腔澎湃的热血，一百五十把杀敌的钢枪……

海面上的敌人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田村大队，数艘战舰一字排开，一门门大炮在黑暗之中如张开嘴的怪兽。田村站在甲板上，面目狰狞，双手紧握着指挥刀，他的卫兵站在他的身边，仔细地看着夜光表：“阁下，总攻的时间到了。”

“开炮。”田村的指挥刀刷地拔了出来，指向厦门海岸，如狼一样嚎叫起来。

一排排炮弹呼啸着飞向海岸上，撕破黑暗的夜空。爆炸声此起彼落，震耳欲聋。

大地在颤抖。

半个小时如雷霆霹雳般的炮击之后，田村的陆战大队驾驶快艇冲上了沙滩。

“打，对准日本鬼子，狠狠地打。”丁天成一声怒吼。中国军人开始了英勇的还击。枪炮声，手榴弹、火箭筒的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了一片。

沙滩上的日本兵如潮水一样涌了上来。倒下了一片，又涌上来一片。他们架起轻机枪，掷弹筒，一颗颗炸弹准确地飞进9连的阵地里爆炸，9连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倒在血泊中，而鬼子却越来越多。

9连的阵地沦陷在日本鬼子的枪炮之下。

“上刺刀，和小日本拼了，杀！”丁天成吼叫着，抖落浑身的黄沙，第一个跳出了战壕，一刺刀就把一个扑上来的日本兵穿了个窟窿。旁边一个鬼子嗷嗷怪叫，端着刺刀冲了过来。丁天成一个侧身，小日本扑了个空，一个踉跄。丁天成从鬼子身上拔出刺刀，枪托反手就砸在身边这个小日本的脑袋上，砰的一声，小日本一阵摇晃，头昏眼花，站立不稳。丁天成迅速地掉转刺刀，刺刀从

鬼子的脖子上划了过去……

一个又一个中国战士从战壕里争先恐后地跳跃出来，端起枪，迎着日本鬼子雪亮的刺刀，冲下去，展开战斗。

一场惨烈的肉搏战。

呼喊声，叫骂声，刺刀碰撞的声音，刺刀毫不留情地刺入人的身体里的声音，血四下飞溅的声音，人倒下死亡前最后的喘息，交织在一起。

所有的声音，忽然间，远去了，消失了……

9连还剩下五个伤痕累累的战士，他们被数百日军围在中间。五个人背靠着背，端着冲锋枪，刺刀闪着寒光，还在滴血，五双冷冷的眼睛……

小日本鬼子如一群冷酷、饥饿、凶残的狼。他们枪上的刺刀也滴着血，那是中国军人的血……

天已经很冷，血仍未冷。

死神在一步一步地逼近。

“中国军人听着，皇军欣赏你们的勇敢精神，但是你们的抵抗毫无意义，放下武器投降，皇军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一个日本翻译对着五个中国军人喊话。

“我操你小日本的祖宗。”一个战士如闪电一般冲向敌群，刺刀刺中一个鬼子的心窝，他来不及把刺刀收回来，从前面、左右、后边同时有十几把刺刀刺中他的身体。日本人的刺刀抽回去之后，他全身的血从十几个窟窿里喷射出来，只几秒钟，他的血流尽了，他的嘴角是一丝骄傲的微笑，英勇地倒下了……

“中国军人只有战死，没有投降，杀！”丁天成吼道。他的额头上受了伤，血染红了他的脸，他的衣服。

“杀。”三个战士一起吼道。从三个方向冲向敌人。

“杀。”日本鬼子一起嚎叫。

一瞬间的刺刀撞击声之后，有三个日本鬼子倒下，三个英勇的战士也倒下了。

几十把刺刀围住丁天成。

“中国军人听着，这是你最后的活命机会……”日本翻译再一次喊话。

“我是中国军人，战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是我的责任，来吧！小日本多来几个

吧！”丁天成大笑，一把英勇的刺刀，迎战数十把刺刀。

一个日本士兵倒下！

又一个日本士兵倒下。

数把刺刀刺在丁天成的身上，又有十数把刺刀刺在他的身上……

瞬间之后，一切都平静下来。丁天成的全身布满了窟窿，他的笑声停止，血已经流尽，但是他的人并没有倒下，他的刺刀深深地扎进了沙滩里，他的手还紧握着钢枪，枪托起他伟大的生命，他的眼睛如夜空里的星星一样明亮，永不熄灭……

夜凉如水。

一弯残月如钩。

1938年5月10日下午5点，日本海军陆战队龟田大队与田村大队联合对厦门万通码头发起疯狂的进攻。

炮弹呼啸，飞沙走石，地动山摇，一片昏暗。

国军233旅顽强抵抗，浴血奋战。日本联队再一次丢下数十具尸体，连滚带爬地败逃回了海上的军舰上。

“八嘎！”田村大队长气急败坏，挥手给了刚刚败退出来的山本小队长几个响亮的耳光，怒骂道。

“哈依。”山本小队长灰头土脸，但是他把自己的身体挺得笔直，田村每给他一记耳光，他就一边高声应答，一边伸长脖子让上司打。他是一个日本军人，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为天皇尽忠。他已经组织了七次冲锋，但因为中国军人誓死抵抗，山本每一次冲锋都是大败而归。

“队长阁下，请允许我再一次冲锋，如果还不能夺下码头，我将剖腹以谢天皇。”山本睁着狼一样凶残的眼睛，不服气地吼道。

“好的。大大的好。”田村吼道。

一直在军舰上用望远镜观察码头上情况的龟田放下望远镜，龟田四十多岁，獐头鼠目，戴一副眼镜。此人阴险狡诈，诡计多端，善于攻坚战。

“田村君，且慢，就是再组织十次冲锋，皇军除了伤亡更大，也不能攻下码头，中国军队顽强地抵抗，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龟田慢条斯理地说。

“龟田君，你是在长中国军队志气，灭我大日本帝国威风。”田村阴沉着脸，不悦地说。

“田村君，这是战争，战争是残酷无情的，战争需要不畏惧一切的勇气，但是，战争更需要智慧！智慧……”龟田平静、阴险、意味深长地冷笑。这个时候，一个卫兵跑过来报告说：“队长阁下，黑龙会来人了。”

“快请上来。”龟田大喜过望。黑龙会是日本黑社会组织，后来成为军方的间谍机构，在战争爆发之前，黑龙会已经全面潜伏在中国，刺探情报，暗杀重要人物，拉拢汉奸。在厦门的黑龙会会长名叫平田一郎，四十多岁，矮胖如猪，一双绿豆大小的眼睛，八字胡须。

“平田君，欢迎你的到来，你一定为帝国带来了好消息！你为帝国带来了什么好消息？”龟田绽开了笑脸，胸有成竹地问。

“万通码头有中国的重军把守，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我熟悉此地地形，让我带一部分帝国军队绕到中国军队的后面，再召唤帝国的飞机，上面、前后、三面夹攻，定能消灭中国军队，夺取厦门。”平田不慌不忙地说。

“此计大大的好。”田村连连点头。

“我还带来了中国军队的军装，换上中国军队的军装，便于行事。”平田一郎在厦门是以一个生意人的身份出现的，其实暗中掌管许多赌场、烟馆、妓院，财产丰厚。他常以重金拉拢中国军人中的败类，还弄到一批中国军队的服装，不想今天派上了用场。

万通码头中国军队阵地，233旅打退了日军多次疯狂的进攻之后，伤亡惨重，但是全旅上下热血澎湃，斗志昂扬。

中国军队严阵以待日本军队的再一次进攻。

码头上一片宁静。

旅长李成辉面色凝重，参谋长楚怀民埋伏在他的身边，仔细地用望远镜观察海上日本军队的动静。

“敌人短暂的平静后面就是更疯狂的进攻。”楚怀民平静地说。

“是啊！可是无论日本鬼子多疯狂，也不能让他们踏上码头一步，坚决把敌人消灭在沙滩上……”李成辉的话刚落，楚怀民就说：“日本鬼子又来了！”

“准备战斗！”李成辉吼道。

全旅官兵钢枪紧握，大刀出鞘，严阵以待。

海上的日本登陆快艇密密麻麻，他们已经出现在 233 旅官兵的视线之内，却在他们的钢枪射程之外，而且并不急于登陆。

“小日本鬼子在搞什么鬼？”李成辉颇感意外，双眉拧成了一条线。

“一定有什么阴谋！”楚怀民的话刚落，天上就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数十架飞机从云层里俯冲下来，炸弹如雨点一般地落了下来。

“旅长，快卧倒。”楚怀民焦急地大喊一声。一颗炸弹正落在李成辉的身边，轰地一声巨响，李成辉的胳膊、大腿、脑袋，四分五裂。

楚怀民被埋在黄沙下面。他挣扎着爬了出来，只能看见李成辉残碎的身躯。

“旅长。”楚怀民悲痛地大喊。

又一排炸弹落了下来，巨大的爆炸声淹没了楚天成的呼喊。日本的飞机刚退，海上的大炮又对准万通码头一阵狂轰滥炸……

万通码头一片火海。

“进攻！进攻！”田村挥动指挥刀，声嘶力竭地嚎叫。海面上的日本部队登陆艇冲上沙滩，冲向码头……

“打，狠狠地打，为旅长报仇，为牺牲的兄弟们报仇！”楚怀民高喊。

“为旅长报仇，为牺牲的兄弟们报仇……”活着的国军官兵一起大喊。仇恨的火焰从枪膛里射出，射向日本鬼子。手榴弹在沙滩上的鬼子群中炸开了花，顿时一片鬼哭狼嚎。

一场激烈的战斗彻底打响。

唐汉、林能稳、曾国波和三百壮丁义勇队，以及 233 旅的预备部队，埋伏在万通码头后面三公里的阵地上，听到枪炮声震天，壮丁义勇队的兄弟个个热血沸腾，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曾国波激动地对林能稳说：“师兄，码头上打起来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兄弟快点赶去，否则日本人逃了，我们就没有鬼子可杀了！”

“是啊！不砍鬼子，我这手痒得狠，叫兄弟们冲。”林能稳刚要跳起来，就被唐汉拉住：“师兄，不能这样。”

“为什么不能这样？”林曾二人都是粗人，只有一腔热血，读的书不多。

“楚参谋长把我们埋伏在这里，就是为了防备鬼子从后面偷袭，如果我们全部冲到码头上去，鬼子从后面来了，怎么办？”唐汉忙说。

“鬼子在海上，怎么可能到我们的后面？”林能稳斜了一眼唐汉，虽然唐汉是自己的师弟，但是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唐汉曾经去日本留过学，在林能稳的眼中，师弟只算一个读书人，读书人都有点胆小怕事。

“是嘛，小日本又不会飞，怎么可能就跑到我们的后面来了，我们要快点去，否则就真的砍不成鬼子了。”曾国波也说。

“不行，我们要服从楚参谋长的命令。”唐汉坚持自己的原则。

“我是壮丁义勇队的队长，我说了算，我们壮丁义勇队的任务就是砍日本鬼子，如今鬼子就在眼前了，现在不砍，更待何时？壮丁义勇队的兄弟们，跟我上……”林能稳吼声如雷。

“如果你要去，给我留一百个兄弟。”唐汉坚持说。

“给你留下五十个兄弟。”林能稳带着另外两百多个兄弟冲上前去。唐汉布置五十个兄弟继续埋伏。

“我们的支援部队来了！”一个壮丁义勇队的兄弟忽然高兴地喊了一声。唐汉也看见，远远的一队国军快速地赶了过来。

“我们在这里，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埋伏的壮丁义勇队队员们纷纷站了出来，对过来的国军部队扬手。这支国军部队其实是龟田亲自率领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假扮的，在黑龙会会长平田一郎的带领下绕开万通码头的233旅守军，穿插到他们的后面，想打233旅一个措手不及。

“中国部队早有防备，怎么办？”平田一郎吃了一惊，悄悄地问龟田。

“这不是中国的正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更何况他们现在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突然袭击，消灭他们。”龟田冷笑一声，下了命令。

唐汉看见来的部队人人背的是三八大盖，还有推着小山炮的，更多的背着掷弹筒，其中有几个居然穿的是便装，面目狰狞，腰上悬挂着长长的武士刀。

那是日本人常用的刀。

虽然他们穿的是中国军队的服装，但是他们的装备，却是日本人的。

“不好，他们是日本人假扮的。”唐汉大吼一声。

“杀！”龟田露出狰狞的狂笑。他身后的日本人端起机枪对准毫无防备的壮丁义勇队一阵扫射。

壮丁义勇队的兄弟纷纷倒下。

壮丁义勇队的装备都是大刀、长矛、土铳，根本无法和装备精良的日本部

队正面交锋。更何况五十人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就被打死了多半，哪里还能抵挡潮水一般冲上来的日本人？

“快撤退到预备部队那一边去。”唐汉指挥剩余的壮丁义勇队队员。233旅预备部队埋伏在距壮丁义勇队几百米的地方，本来与壮丁义勇队互为犄角之势。

“砰！砰！”唐汉开了两枪，两个鬼子应声而倒。

几个日本鬼子挥动长长的武士刀冲到了唐汉的面前，唐汉拔出追魂刀，他的刀只有两尺半长，宽五寸，比普通的刀厚，刀背上是一排锯齿状，锋利无比。

一刀劈出，如风卷残云，喀嚓一声，一颗人头横飞了出去，轰的一声，一道污血从断颈处冲天而起。

唐汉反身，高高跃起，一刀对准一个日本兵头顶砍落。这个日本兵把三八大盖枪在头顶一横，想挡住唐汉的刀，但是唐汉的刀势如雷霆，喀嚓一声，枪身被砍成两段，刀落在鬼子的头顶，把一颗脑袋砍成两半。

唐汉落在地上，几个翻滚，他在翻滚的时候一边躲避日本人的武士刀，一边攻击日本人，有两个日本人的大腿被他的刀砍断，人跌在地上，断腿飞了出去。

然后他顺势翻滚进工事中。

“那是什么刀法？”龟田大吃一惊。在短短的时间内，这个人就枪杀了两人，刀砍了四人，动作快如闪电，刀刀致命。

“这应该是唐家的追魂刀法！”平田一郎对厦门武术界的人很清楚，而且他也很清楚唐天组建的壮丁义勇队，只是他也没有见过唐家追魂刀是如此的厉害。

“杀！”龟田一声吼，冲了上去。但是唐汉已经借着工事的掩护撤退了好远。

233旅预备部队也已经和日本人交上了火。日本人迅速地架起山炮、重机枪、掷弹筒，对准233旅预备部队猛攻……

万通码头上，233旅与日本田村联队激战，一个工事被日本人占领，几分钟之后，又为中国军队夺了回来。就这样反反复复，残酷的拉锯战。

“兄弟们，头可丢，码头不能丢，杀日本鬼子，绝对不能让日本鬼子踏上码头一步！”楚怀民指挥着部队，奋勇抵抗。

大批日本兵又涌了上来。

“楚参谋长，我们来杀鬼子了。”一声虎吼，一条大汉从天而降，手起刀落，



两个冲上来的日本鬼子倒了下去。

是林能稳带着壮丁义勇队的兄弟们赶来了。

如一只只下山的猛虎，扑向日本鬼子。

大刀在闪耀，日本鬼子的血肉在横飞。

日本鬼子的进攻又一次被打退。

“你们怎么来了？”楚怀民吃惊地问林能稳。

“我们是来杀日本鬼子的。”旗开得胜，壮丁义勇团个个斗志昂扬。林能稳自豪地说，“我刚才砍了七个鬼子，还没有砍够，要把日本鬼子全部砍倒在沙滩上！”

“糊涂，如果日本鬼子绕到我们的背后偷袭我们怎么办？”楚怀民沉下脸，厉声喝问。

他的话刚落，卫兵就来报告：“日本鬼子假扮成国军，绕到我们的后面，已经和预备部队激烈地交上火。”

林能稳和曾国波都大吃了一惊。

“立刻回去支援。”楚怀民斩钉截铁地命令。

“是。”林能稳这才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沙滩上的日军忽然发了疯一样又冲了上来。

一发炮弹在楚怀民的身边爆炸，把他炸飞了出去。

“楚参谋长！”林能稳与曾国波扑过去，扶起楚怀民，他的一条胳膊被炸飞，肚子被炸了个窟窿，血还在汩汩地往外流。但是他圆睁双眼，用最后的力气，坚决地说了句：“顶住！头可以丢，码头不能丢……”

然后他就没有了气息。

“顶住！头可以丢，码头不能丢，你带一部分人回去支援，我在这里顶住。”林能稳大声地对曾国波说。

“好。”曾国波带着一部分兄弟冲了回去。

疯狂的日本人冲了上来，壮丁义勇队与 233 旅残存的军人冲了下去，喊杀声震天。林能稳身边的人一个又一个倒下了，最后，他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杀。”林能稳一个人，高高地举着刀，吼叫着，如一座伟岸的山，挡住沙滩上成百上千的敌人。

头可以丢，码头不能丢，不能后退，绝对不能后退一步，即使是死。

冲上来的日本鬼子一个又一个地被林能稳的大刀砍飞，林能稳吼叫着，翻腾着，如一只愤怒的猛虎。日本鬼子再也不敢一个人冲上来，他们站成一排，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来吧！小日本鬼子，多上来几个，大爷我送你们上西天。”林能稳怒目圆睁，一声大吼。他对面的日本士兵全身一颤，忽然一起端起枪，开枪射击。

砰！砰！砰！一排排子弹打中了林能稳。林能稳摇晃着，怒吼声如雷，不倒。不能倒，中国人不能倒……又一排排子弹继续打在他的身体上，他的血肉纷飞，在枪林弹雨中，他的身体顽强地挺立着……

曾国波带着的壮丁义勇队赶回来的时候，233预备部队已经被日本龟田大队打散，残存的人接到厦门警备司令韩文芳的命令撤退。龟田大队与曾国波狭路相逢。

狭路相逢，勇者胜。

“兄弟们，成败在此一战，狠狠地杀日本鬼子！”曾国波挥舞着大刀，奋勇直前，所到之处，取敌人头颅如砍瓜切菜一样。

日本人嚎叫着迎战。

大刀在日本鬼子的头上盘旋，鬼子胆战心惊，魂飞魄散。

乱枪纷飞，一个又一个壮丁义勇队的中国男儿倒下了……

最后，壮丁义勇队只剩下了曾国波一个人。

他的人如猛虎下山，他的刀锐不可当，一个日本鬼子在他的身后开了两枪，打在他的腰上。“小日本，只知道暗箭伤人。”曾国波回头怒吼一声，手里的刀如一道闪电飞了出去，正中那个开枪的鬼子脖子，一颗人头掉了下来。

他后面的几个鬼子冲上去，刺刀一起刺在他的身上。曾国波一声虎吼，挣脱了刺在身上的刺刀，扑向一个日本鬼子，双手如铁钳一样夹住鬼子的脖子，一口就咬在他的鼻子上，把鼻子咬了下来……

后面的日本鬼子疯狂的刺刀不停地刺在他的身上！

但是他的手始终没有松开……

一场惨烈的激战之后，厦门莲坂、江头、龙山、东方山阵地相继落入日军的手中。中国守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到云顶山。

夜色渐浓，枪炮声停了下来，激战之后的国军又困又饿，横七竖八地躺在临时挖掘的工事里休息。

唐汉清点了一下壮丁义勇队，仅仅还剩十三个人，其中三人受了重伤，五人受了轻伤。三个受了重伤的壮丁被后勤部队抬走，唐汉在送他们离开的时候忽然看到前面围着一大群人。

“司令，您受了伤，先撤下吧！”一个卫兵恳切的声音。

“我是一个军人，军人不怕受伤，更不怕死，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战场上。”一个斩钉截铁的声音。

是警备司令韩文芳的声音。

唐汉挤进人群中，只见韩文芳躺在一个担架上，他的右手被绷带吊在脖子上，腰上也缠着绷带，腿上也有伤。一脸尘土，但是刚毅如铁。他的身边是233旅2营长周宗胜，1营3连长马如龙。都是铁打的汉子，一身是胆。

“唐汉，壮丁队伤亡如何？”韩文芳一眼就看见了他，惊喜地喊了出来。唐汉忙蹲在韩文芳的身边。

“壮丁队还剩下十三个人。”马如龙负责清点过，还来不及向韩文芳报告。

“狗日的小日本鬼子！”韩文芳气急攻心，破口大骂起来。

“司令，血债血还，我要给兄弟们报仇。”唐汉咬紧牙，大手在空中有力地挥动着，坚决地说。

“小日本欠我们中国人民的血债太多了，我们要为全中国人民报仇！”马如龙愤怒地说。

“报仇！”身边的士兵们一起大喊。

后勤部队送来了馒头和稀饭，国军部队饱餐了一顿。吃过饭之后，唐汉在临时挖掘的工事里观察日本军队的情况，忽然眼睛一亮，一个大胆的想法跳出来了。

唐汉忙找到韩文芳：“司令，日本鬼子和我们打了一天，一定又累又饿，而且刚刚占领的阵地工事不坚固，如果我们突然袭击，一定能够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

韩文芳正半躺在担架上思考如何对付日军，听了唐汉的话之后，一双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大喜道：“是啊，这是个痛击小日本的好主意。”

“我愿意带领一个敢死队趁夜色摸上小日本的阵地，制造混乱，然后大部队

冲杀上去，打小日本一个措手不及。”唐汉继续说。

“就这么办。”韩文芳听了唐汉的计划，兴奋地一拍大腿，却拍在他的伤口上，他骂了一句，“奶奶的，这也要算在日本鬼子的账上。”

韩文芳立刻叫来了马如龙与周宗胜，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两人听了之后，也对唐汉的想法大加赞赏。

“不怕死的站前来。”马如龙一声命令，哗地一声，他的面前齐刷刷地站了一百多名士兵。

“好，你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人，是中国最勇敢的男人！现在，是祖国需要你们流血牺牲的时候，你们准备好了吗？”马如龙吼道。

“准备好了。”士兵们一起回答。

马如龙对唐汉点点头，唐汉走到他们前面，说：“我需要二十个人，今天晚上偷袭日军阵地。”

“我去！”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既然大家都愿意去，我就挨着顺序点十个。”唐汉点了十个士兵，和自己壮丁义勇队的十个人会合在一起，组成敢死队，每个人的武器都是大捆的手榴弹和一把大刀。

夜深人静时，敢死队已经摸到了日军的江头阵地。马如龙、周宗胜带领中国军队悄悄地跟在后面。

明月高挂，夜凉如水。

敢死队成员都是身上捆绑着树枝伪装，匍匐在地，慢慢前进。

两个日本哨兵端着枪来回走动。

唐汉做了个手势，让敢死队的成员们原地埋伏好，他一个人悄悄地爬了过去，他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这两个哨兵。

五月的厦门不冷，但是凌晨的海风很凉。两个日本哨兵困乏难当，瑟瑟发抖。“抽支烟。”其中一个对另一个哨兵说。两个日本哨兵把枪靠在一棵树上，凑在一起边抽烟，边诅咒这个讨厌的夜晚。

唐汉一跃而起，更快的是他的刀，一刀闪过。点烟的小鬼子只听见风响，一抬头，只见伙伴的头就平飞了出去，还没有反应过来，唐汉的刀就反转回来，只感觉自己脖子上一阵冰冷，他恍若置身噩梦之中一样。张开嘴，发出的声音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